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蔣繼煥

欽定四庫全書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八

元 釋念常 撰

宋

雷氏曰宋朝祖宗真仁英神哲徽及少百六十六靖康北遷

庚申太祖玄朗

姓趙王火德都於汴初名匡胤宣祖次子生於洛陽雄武端慈識度豁如周祖

以為東西班首世祖命掌親軍遷殿前都點檢恭帝命征河東晚駐陳橋驛軍情忽變衆擁立之正月四日受禪丙子十月崩於萬歲殿葬永昌陵壽五十

改建隆 遼應歷十年

是年十二月詔於揚州城下戰地造寺賜額建隆賜田

四頃命僧道暉主之初周廢佛寺三萬三百所毀鎮州

大悲像鑄錢世宗親秉鉞洞其膺不四年疽潰於膺帝偕太宗目擊其事因問神僧麻衣天下何時定麻衣曰甲子方大定仍對以三武廢教之禍帝深然之及即位屢

建佛寺歲度八千僧

出歐陽外傳疏

辛酉詔誕聖節京師及天下命僧升座祝壽為準

壬戌詔每年試童行通蓮經七軸者給祠部牒披剃

荆高繼冲

字成和融之子立一年降宋

南唐李煜立

癸亥改乾德 慕容延釗伐荆降封冲武寧軍節度

甲子詔王全斌等伐蜀乙丑降於宋

丙寅

東漢繼恩

其父薛釗劉旻愛其賢以女妻之生恩釗卒後適何氏生元何氏夫

婦卒承鈞無子是以二子命鈞養之定

王鈞薨恩紹位九月為侯霸榮殺之

繼元

姓何氏亦承鈞養子恩之同母弟郭無為侯霸榮迎立之改年廣運一十三年

丁卯三月五星聚奎大教東被九百年矣

戊辰改開寶遼景宗諱明扆立

更名賢世宗子改年保寧治十五年

己巳二月十六長春節詔

四海僧上表入殿庭試三學十餘條全通者賜紫衣號曰

手表僧宰輔親王監司刺史各薦所知唯西街所薦是日入內殿門下牒謂之薦前師號仍賜紫衣

辛未詔成都造金銀字佛經各一藏

初戊辰九月廿七勅兵部侍郎劉熙

古監造是年六月十一日勅再造金字經一藏

壬申詔雕佛經一藏

計一十三萬板

封南漢銀思赦侯又遣陶穀下宋齊丘

天台山德韶國師示寂師處州龍泉陳氏母葉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異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歸寺落髮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後梁開平中遊方詣投子山見大同禪師發心之始也次謁龍牙疎山各有機緣歷五十四員知識皆不契後之

臨川謁淨惠益公一見深器之師以徧叅但隨衆而已
益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益云是曹源一滴水
師於座側豁然大悟平生疑滯渙若氷釋遂以所悟聞
於益益曰汝向後當為國王師致祖道光太吾不如也
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遊天
台觀智者顓禪師遺跡若舊復與智者同姓時謂後身
焉初止白沙吳越忠懿王以國王子刺台州嚮師之名
延請問道師謂之曰他日為霸主無忘佛恩後漢乾祐

元年王嗣位遣使迎之申弟子禮有傳天台教義寂者
屢懇於師曰智者之教年紀寢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
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於
忠懿王王遣使及賁師書往彼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
行於江南師於般若開堂說法十二會語具傳燈嘗有
偈示衆曰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開
寶辛未華頂四峰忽摧聲震若雷師曰吾非久矣明年
六月大星殞於峯頂林木變白師乃示寂於蓮華峰叅

問如常二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五

癸酉 後周恭帝崇訓卒

汝州風穴禪師示寂諱延沼偽唐乾寧三年十二月生於餘杭劉氏少魁壘有英氣於書無所不觀然無經世意父兄強之仕一至京師即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髮受具游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止觀定惠宿師爭下之棄去游名山謁越州鏡清怵禪師機語不契北游襄

沔間寓止華嚴時僧守廓者自南院顓公所來華嚴升座曰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烏窠船子下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廓出衆便唱華嚴亦唱廓又唱華嚴亦唱廓禮拜起指以顧衆曰這老漢一場敗缺唱一喝歸衆穴心奇之因結為友遂默悟三玄旨要歎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廓使更見南院問曰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南院左拊其膝穴便唱院右拊其膝穴亦唱院曰左邊一拍且止右邊一拍作麼生穴云瞎院反

取主杖穴笑云盲枷瞎棒倒奪打和尚去南院倚主杖
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穴云大似持鉢不得詐言不
饑院曰子到此間乎曰是何言歟院曰好問汝曰亦不可
放過便禮拜南院喜賜之坐問所與遊者何人對曰襄
州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穴於是俯就弟子之
列從容承稟日聞智證南院曰汝乘願力來荷大法非
偶然也問曰女聞臨濟將終時語不曰聞曰臨濟云誰
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渠平生如師子見即

殺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安尾如此對曰密付將終全
主即滅又問三聖如何亦無語乎曰親承入室之真子
不同門外之游人院領之又問四種料簡語料簡何法
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為
施方便如楔出楔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新出紅爐
金彈子遙破闍黎鐵面門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
菟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又問如何是人境
俱奪曰躡足進前須急急促鞭當鞅莫遲遲又問如何

是人境俱不奪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又問曰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濟云三
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存穴隨聲便喝又曰如
何是第二句濟云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赴截流機
穴云未問已前錯又問曰如何是第三句濟曰但看棚
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穴云明破即不堪於是南
院以為可以支臨濟幸不孤負興化先師所以付託之
意穴依止六年乃辭去後唐長興二年至汝水見草屋

數椽依山如逃亡人家問田父此何所田父曰古風穴寺世以律居僧物故又歲饑衆棄之而去餘佛像鼓鐘耳穴云我居之可乎田父曰可穴入留止日乞村落夜然松脂單丁者七年擅信為新之成叢林偽晉天福二年州牧聞其風盡禮致之上元日開法嗣南院偽漢乾祐二年牧移守郢州穴又避寇往依之牧館於郡齋寇平汝州有宋太師者施第為寶坊號新寺迎穴居焉法席冠天下學者自遠而至升座曰先師曰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

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有時間不在答處答
不在問處女若擬議老僧在女脚跟底大凡叅學眼目
直須臨機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
為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
作解明昧兩岐與女一切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
呀地對衆證據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
著即瞎却渠眼又曰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頰不
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

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闍黎與老僧無別亦能
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拊其左膝
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拊其右膝曰這裏是於時莫有
善其機者偽周廣順元年賜寺名廣惠二十有二年以
宋開寶六年癸酉八月旦登座說偈曰道在乘時須濟
物遠方來慕自騰騰他年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烟夜夜
燈至十五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閱世七十
有八坐五十有九夏有得法上首住汝州首山念禪師

甲戌詔曹彬等征南唐 遼改乾亨

乙亥曹彬擒南唐主李煜歸封違命侯國除

杭州慧日永明智覺禪師示寂諱延壽餘杭人姓王氏
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既冠不如葷日唯一食持法華七
行俱下總六旬悉能誦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為華
亭鎮將屬翠岩永明大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
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放令出家禮翠岩為師
執勞供衆都亡身宰衣不繒縷食無重味野蔬衣襦以

遣朝夕尋往天台天柱峯九旬習定有鳥類尺鷃巢於
衣褶中既謁韶國師一見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
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初住明州雪竇山學侶
臻湊師上堂曰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竒岩萬
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什麼處進步時有僧問雪竇
一徑如何履踐師云步步寒花結言徹底冰建隆元
年忠懿王請住靈隱山新寺為第一世明年復請住永
明大道場為第二世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旨師

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曰且喜沒交涉師有偈曰欲
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居永
明十五年度弟子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
萬餘人常與七衆受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
六時散花行道餘力念法花經一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
詩偈賦詠凡千萬言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賫書叙
弟子禮奉金縷袈裟紫晶數珠金澡灌等彼國僧三十
六人親承印記歸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乙亥十二月

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跏趺而逝壽七十二臘四十
二明年建塔於大慈山焉宋太宗賜額曰壽寧禪院云
天下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製宗鏡錄序文曰詳夫域
中之教三正君臣親父子厚人倫儒吾之師也寂兮寥
兮視聽無得自微妙升虛無以止乎乘風馭景君得之
則善建不拔人得之則延眚無窮道儒之師也四諦十
二因緣三明八解脫時習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
達真常釋道之宗也惟此三教並自心脩心鏡錄者智

覺禪師所撰也總乎百卷包盡微言我佛金口所宣盈
乎海藏蓋亦提携後學師之智慧辯才演暢萬法明了
一心禪際河游惠間雲布數而稱大莫能盡紀聊為小
序以頌宣行云爾

宋左朝請郎尚書禮部員外郎護軍楊傑撰宗鏡錄後
序云諸佛真語以心為宗衆生信道以宗為鑑衆生界
即諸佛界因迷而為衆生諸佛心是衆生心因悟而成
諸佛心如明鑑萬像歷然佛與衆生其猶影像涅槃生

死俱是強名鑑體寂而常照鑑光照而常寂心佛眾生
三無差別國初吳越永明智覺壽禪師證最上乘了第
一義洞究教典深達禪宗稟奉律儀廣行利益因讀楞
伽經云佛語心為宗乃製斯錄於無疑中起疑無問中
設問為不請友真大導師擲龍宮之寶均施羣生徹祖
門之關普容來者舉目而視有欲皆克信手而拈有疾
皆愈蕩滌邪見指歸妙源所謂舉一心為宗照萬法為
鑑矣若人以佛為鑑則知戒定慧為諸善之宗人天聲

聞緣覺菩薩如來由此而出一切善類莫不信受若以
衆生為鑑則知貪嗔痴為諸惡之宗修羅傍生地獄鬼
趣由此而出一切惡類莫不畏憚善惡雖異其宗則同
返鑑其心則知靈明湛寂廣大融通無為無住無修無證無
塵可染無垢可磨為一切諸法之宗矣初吳越忠懿王
寶之祕於教藏至元豐中皇弟魏端獻王鏐板分施名
藍四方學者罕遇其本元祐六年夏游東都法雲道場始
見錢唐新本尤為精詳乃吳人徐思恭請法涌禪師同

永樂法真三三者宿徧取諸錄用三乘典籍賢聖教語
校讀成就以廣流布其益甚博法涌知予喜閱是錄因
請為序

丙子太宗炁

初名正義宣第三子初太祖陳橋之變諫
兄令軍不得剽虜生靈獲安至道三年三

月崩於萬歲殿葬
永熙陵壽五十九

改太平興國

詔僧尼復
試經科

吳越忠懿王錢俶以國賓宋

是年十一月
日有食之既

戊寅帝製新譯三藏聖教序賜天竺三藏法師天息災
文曰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道羣迷闡揚宗性廣博宏

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
幽玄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總法網之紀綱演
無際之正教拔四生之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
乎陰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細則比於河
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
長存歷千劫而可久須彌內藏於芥子如來坦蕩於無
邊達磨西來傳法東土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
愛河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途中經垂世

之無窮道無私而永泰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
烟蘿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所以道資十
聖德被三賢至道啓乎乾元衆妙生乎太易綜繁形類
竅鑒昏冥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師天息災等
常持四忍早悟三空翻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
猷重啓偶運當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堂
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宏
光妙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所障礙救諸

疲羸冥昧慈悲汗漫物表柔懷貪狠啓迪昏愚演小乘
則聲聞合其儀論大乘則正覺立其性含靈悟而蒙福
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
多善念生而福量潛臻惡業興而勝緣皆墜調御四衆
積行十方澍華雨於金輪護洹河於玉闕有頂之風不
可壞無際之水不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潔之智惠性
空無染實相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
清涼於宇宙朕慚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叙文以示來

者如縻螢燭火不足比於皎日將微蠡量海豈能窮於深淵者哉

己卯 北漢降封彭城公 止僧科

沙門贊寧隨錢王歸朝姓高氏其先渤海人唐天祐中
生於吳興之德清金鵝別墅出家抗之祥符習南山律
著述毘尼時人謂之律虎文學日茂聲望日隆武肅諸
王公族咸慕重之署為兩浙僧統賜號明義宗文興國
三年太宗聞其名召對滋福殿延問彌日改賜通惠詔

修大宋高僧傳三十卷及詔撰三教聖賢事跡一百卷
初補左街講經首座知西京教門事咸平初加右街僧
錄又著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內翰王
禹偁作文集序極其贊美云至道二年示寂葬龍井塢
焉

壬午舒州柯夢遇異僧於萬歲山以杖指松根使夢鑿
之得瑞石篆文識聖朝祚無疆夢進石於京師詔藏
祕府他日大士寶誌降現禁中帝親聞緒言致祭鍾

山賜號道林真覺菩薩 是年詔立譯經傳法院於東京如唐故事宰輔為譯經潤文設官分職西天中印土惹爛陀羅國密林寺天息災與法天施護譯經帝制前序詔普度天下童行為僧不限有司常制自即位至是凡度一十七萬餘人

是年九月竄秦王廷美降涪陵縣公安置房州上嘗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廷美所以得罪則普為之也盧多遜在朝握權常短趙普

普惡之遂入覲觀變奏多遜謂陛下萬年之後當以天下與魏王魏王當還秦王陛下不當立太子俱坐大逆免死放歸田里咸以為冤秦王即太祖少子德芳也上遂南遷二王尋殺之忽一日趙普見空有火一團一羔羊轉運其上拜曰普之罪也須臾光滅遂得疾命方士禱疾見烟焰中有朱牌金字書云魏王廷美士謝曰普言非其罪也有答之曰杜太后遺言丞相寫誓書藏之金櫃石室而首發多遜之獄致主上殺一弟一姪安可

謂之無罪俄而普薨

癸未遼聖宗名隆緒即位改統和

甲申改雍熙 勅脩泗洲塔

十月詔隱士陳搏賜希夷先生尋請歸華山

乙酉二月詔禁增置寺觀

丁亥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示寂師生西川漢州
綿竹縣上官氏法嗣雲門偃禪師初住西川導江縣迎
祥寺天王院時謂水精宮僧問美味醍醐因甚變成毒
藥曰導江紙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曰適來什麼處去

來問心境俱亡時如何曰開眼坐睡師復住香林僧問
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
是室內一燈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
臘月火燒山問大眾雲集請師施設曰三不待兩問如
何是學人時中事曰恰恰如何是玄曰今日來明日去
問如何是玄中玄曰長連牀上餘如傳燈

戊子改端拱

賜西夏李繼捧姓名趙保
忠寧夏綏宥密五州使

庚寅改淳化

詔撰三教聖賢事跡參政蘇易簡
編次贊寧僧統道士韓德純預焉

辛卯南安岩尊者示寂師諱自嚴生鄭氏泉州同安人也年十一棄家依建興卧像寺僧契緣為童子十七為大僧游方至廬陵謁西峯耆宿雲豁豁乃清涼智明禪師高弟雲門嫡孫也太宗嘗詔至闕館於北御園舍中習定久之懇請還山公依止五年密契心法辭去渡懷仁江有蛟每為行人害公為說偈誡之而蛟輒去過黃楊峽渴欲飲會溪涸公以杖撻之而水得父老來聚觀合爪以為神公遂去武平黃石岩多蛇虎公止住而蛇

虎可使令四遠聞之大驚爭敬事之民以雨暘男女禱者隨其欲應念而獲家盡其像飲食必祭隣寺僧死公不知法當告官便自焚之吏追捕坐庭中問狀不答索紙作偈曰雲外野僧死雲外野僧燒二法無差互菩提路不遙而字畫險勁如擘窠大篆吏大怒以為狂且慢已去僧伽黎曝日中既得釋因以布帽其首而衣以白服公恨所說法聽者疑信半因不語者六年岩寺當輪布而民歲代輸之公不忍折簡置布束中祈免吏張譽

歐陽程者相顧怒甚追至問狀不答以為妖人所著帽
明鮮又索紙作偈曰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官若
拘束佛法不流行自是時亦語去游南康槃古山先是
西竺波利尊者經始識曰却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
山公住三年而成叢林異跡甚著如本傳所屬狀以聞
詔佳之宰相王欽若大叅趙安仁已下皆獻詩公未嘗
視置承塵上而已淳化辛卯正月初六日集衆曰吾此
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卧而化閱世八十有二坐六十

有五夏謚曰定光圓應禪師

首山念禪師萊州人生狄氏幼棄家得度於南禪寺為人簡重有精識行頭陀行日誦法華叢林畏敬之目以為念法華至風穴隨衆作止無所叅扣然終疑教外有別傳之法不言也風穴每念大仰有識臨濟一宗至風而止懼當之熟視座下堪任法道無如念者一日升座曰世尊以青蓮目顧迦葉正當是時且道箇什麼若言不說說又成理沒先聖語未卒念便下去侍者進曰念

法華無所言而去何也穴曰渠會也明日念與真上座俱詣方丈穴問真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鶻鳩樹上鳴穴云汝作許多癡福何用乃顧念曰如何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峭然機穴謂真曰何不看渠語又一日升座顧視大眾念便下去穴即歸方丈自是聲名重諸方首山在汝州城外荒遠處而念居之終身焉登其門者皆叢林精練衲子念必勘驗之留者纔二十餘輩天下稱法席之冠必指首山嘗問僧不從人薦得的事試

道看僧便喝曰好好相借問惡發作麼僧又喝念曰今日放過即不可僧擬議念喝之嘗謂衆曰佛法無多子只是汝輩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千聖出頭來無奈汝何何故為向汝面前無開口處只為汝自信不及向外馳求所以到這裏假如便是釋迦佛也與汝三十棒然雖如是初機後學憑箇什麼道理且問汝輩還得與麼也未良久云若得與麼方名了事嘗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君巧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穿靴水上立咄哉巧女

兒攬梭不解織看他鬪鷄人水牛也不識淳化三年十
二月初四日留僧過歲作偈曰吾今年邁六十七老病
相依且過日今朝記取明年事明年記著今年日至次
年十二月初四日升座辭衆曰諸子謾波波過却幾恒
河觀音指彌勒文殊不奈何良久曰白銀世界金色身
情與無情共一真明暗盡時都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
日午後泊然而化塔於首山嫡嗣汾陽昭禪師餘如本傳
乙未改至道御制秘藏詮等 六月限僧尼額

戊戌真宗恒

太宗第三子初名德昌又改元侃以軒轅為聖祖目曰昊天玉皇上帝追封孔子曰

至聖文宣王壽五十五崩於延慶殿改年咸平

帝製

繼

聖教序賜天竺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明教

大師法賢其辭曰高明肇分三辰方乃序其始厚載初

定萬彙於以發乎端清濁之體既彰善惡之源是顯然

後以文物立其教以正典化其俗利益之功同歸於理

於是乎像法來於西國真諦流於中夏洞貫千古真實

之理無以窮囊括九圍玄妙之門莫能究言乎妄想則

五蘊皆空現乃真容則一毫圓滿廣大之教豈能繼述者哉伏覩太宗皇帝法性周圓仁慈普布化蠻貊則萬邦輻湊躋烝民於仁壽之鄉崇教法則四海雲從惠蒼生於富庶之域見尊經之浩汗設方便以救沉淪知法界之恢宏行精進而攝懈怠乃擇其邃宇校彼真文命天竺之高僧譯貝多之佛語象管翻成於金字珠編復置於琅瑤龍宮之聖藻惟新鷲嶺之苾芻仰歎繇是三乘共貫四諦同圓盡苦空真正之言顯祕密研精之義

讚相相乎實相論空空乎盡空華嚴之理合軌轍金仙
之教同規矩朕續嗣丕構恭臨寶圖常翼翼以撫兆民
每兢兢而守先訓以至釋典猶未精詳原其幽深曷能
探測有譯經西域僧法賢奏章懇切致意專勤以先皇
帝大闡真風高傳佛日興前王之隆典振覺路之頽綱
欲旌天造之功庸用廣聖文之述作請予製序繼聖教
焉自聖考上仙追號罔極息政事之外何暇經心今已
禪除思臻微輿雖幼承慈訓柰夙乏通才焉窮乎法海

之津涯莫造乎空門之間域畧敷大意以徇輿情蹄涔不足擬浴日之波尺蕪豈能量昊天之影聊述短序以紀聖功者焉

甲辰改景德 東吳僧道源續開平以來宗師機緣統集寶林聖祖等傳為傳燈錄三十卷詣闕進呈帝覽之嘉賞勅翰林楊億等刊正并撰序頒行天下

戊申改大中祥符

六月天書降太
山十月東封

己酉詔諸路置天慶觀

先是楊礪充襄王府記室夜夢至一大殿上真人服王者

衣冠秉圭南向前有案置籍錄人姓名礪見已名居上
因請示休咎真人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為汝
主也礪問之天尊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余名亦
顯礪醒而志之及充襄王府記室叅軍追而語諸人曰
吾今見襄王儀貌即來和天尊也
上即位後多好神仙道家之術焉

癸丑 遼改開泰復號大契丹

甲寅天竺三藏施法護

譯佛吉祥等經二百餘卷叅政趙安仁等潤文

乙卯詔道釋藏經互相毀者刪去樞密王欽若以化胡
經乃古聖遺跡不可削 又詔王欽若詳定羅天醮
儀一十卷頒行

丁巳改天禧 禁民棄父母而為僧道

已未帝於九月大會道釋於大安殿凡萬三千餘人先是建齋醮上親臨賜以銀藥大錢

壬戌改乾興二月上崩 遼改年太平

杭州孤山智圓法師卒字無外自號中庸子或稱潛夫生錢唐徐氏父母令入空門八歲受具二十一聞奉先源清師傳天台三觀之旨問辯凡二年而清歿遂居西湖孤山學者歸之如市與處士林和靖為隣友王欽若

出撫錢唐慈雲遣使邀師同遊之圓笑謂使者曰錢唐境上且駐却一僧圓早癭瘵疾故又號病夫講道吟哦未嘗倦預戒門人曰吾歿後毋厚葬以罪我毋建塔以誣我毋謁有位求銘以虛美我宜以陶器二合而瘞之立石志名字年月而已及亡門人如所戒斲所居岩以藏之不屋而壇時乾興元年二月十七也壽四十有七後十五年積雨山頽門人開視陶器肉身不壞爪髮俱長脣微開露齒若珂貝乃更襲新衣屑衆香散其上而

重痊之崇寧三年賜謚法惠大師其所撰述般若經遺

教經疏各二卷瑞應經不思議法門經無量義經普賢

行法經彌陀經等疏及四十二章經注各一卷首楞嚴

經疏十卷又撰闡義鈔三卷

釋請觀音疏

索隱記四卷

釋光明句

刊正記

釋觀經疏

表微記一卷

釋光明玄

垂裕記十卷

釋淨名畧疏

發

源機要記二卷

釋涅槃玄

百非鈔一卷

釋涅槃疏金剛身品百非之義

三德

指歸二十卷

釋涅槃疏

顯性錄四卷

釋金鉢

撝華鈔二卷

釋圭峯蘭

西資鈔一卷

釋自造彌陀疏

詒謀鈔一卷

釋自造心經疏

谷響鈔五

卷

釋自造楞嚴疏

折重鈔一卷

釋自造文殊般若疏大論有云折重令輕

正義一卷

釋十不

閑居編五十一卷

雜著詩文

皆假道適情為法行化

之傍贊云

癸亥仁宗正

真宗第六子遺旨即位上得皇子已晚始生日夜啼不止有道人能止啼召入則曰

莫叫莫叫何不當初莫笑啼即止蓋真宗嘗籲上帝祈嗣問羣仙誰當往者皆不答獨赤脚大仙一笑遂降為嗣在宮中好赤脚其驗也十三即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大治四十二年壽五十四葬永昭陵

改天聖元年

行崇天歷

甲子是年汾陽善昭禪師示寂姓俞氏太原人也器識

沉邃不緣飾有大志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
年十四父母俱喪孤苦厭世相薙髮受具杖策遊方所
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昭歎曰是何言之陋哉
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馳求決擇爾不緣山水
也師歷諸方見老宿七十一人皆妙得其家風尤喜論
曹洞石門徹禪師者蓋其派之魁奇者昭作五位偈示
之曰五位叅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即差違金剛透匣誰
能曉唯有那吒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

天歸正中妙挾通圓互擬議鋒鋠失却威徹拊掌稱善
然終疑臨濟兒孫別有奇處寂後至首山問百丈卷席
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昭曰師意如何曰象王
行處絕狐踪於是大悟言下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
月再三撈攬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曰
正是我放身命處服勤甚久辭去游湘衡間長沙太守
張公茂宗以四名剎請昭擇之而居昭笑一夕遯去北
抵襄沔寓止白馬太守劉公昌言聞之造謁以見晚為

歎時洞山谷隱皆虛席密議歸昭太守請擇之昭以手
擲揄曰我長行粥飯僧傳佛心宗非細職也前後八請堅
臥不起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
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昭閉關高
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
識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
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昭矍起握聰手曰非
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閭

者三十年天下道俗慕仰不敢名同曰汾州并汾地苦寒昭罷夜叅有梵僧振錫而至謂昭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升空而去昭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時楚圓守芝號上首叢林知名龍德府尹李侯與昭有舊虛承天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昭笑曰老病業已不出院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昭令饌設且俶裝

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閱世七十有八坐六十五夏

丙寅天聖四年賜天台教部入藏天竺寺思悟侍者焚
軀為報國恩悟錢唐人初慈雲式公欲以智者教卷
求入藏文穆王公將聞之朝悟曰非常事也小子將
助之矣乃繪大悲像呪以誓曰事集焚軀報國會公
薨悟誦呪益精是年得旨克遂初志式為贊刻石焉
丁卯大陽禪師名警玄祥符中避國諱易稱警延江夏
張氏子其先蓋金陵人仲父為沙門號智通住持崇孝

延往依以為師十九為大僧聽圓覺了義經問講者何
名圓覺曰圓以圓融有漏為義覺以覺盡無餘為義也
延曰空諸有無何名圓覺講者歎曰是兒齒少而識卓
如此我所有何足以益之政如以穢食置寶器其可哉
通知之使令遊方初謁鼎州梁山觀公問如何是無相
道場觀指壁間觀音像曰此是吳處士畫延擬進語觀
急索曰這個是有相如何是無相底於是悟旨於言下
拜起而侍觀曰何不道取一句子延曰道即不辭恐上

紙墨觀笑曰他日此語上碑去在延獻偈曰我昔初機
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辯古終難會直說無心
轉更疑蒙師指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
何所得夜放烏鷄帶雪飛觀稱洞上之宗可倚矣延亦
自負儕輩莫敢攀奉一時聲價籍甚觀歿辭塔出山至
大陽謁堅禪師堅欣然讓法席使主之延受之咸平庚
子歲也示衆曰廓然去肯重去無所得心去平常心去
離彼我心去然後方可所以古德道牽牛向溪東放不

免納官家徭稅牽牛向溪西放不免納官家徭稅不如
隨分納些些渠總不妨免致勞擾作麼生是隨分納些
些底道理但截斷兩頭有無諸法凡聖情盡體露真常
事理不二即如如佛若能如此者法法無依平等大道
萬有不繫隨處轉輓輓地更有何事延神觀竒偉有威
重日常一食自以付受之重足不越限脇不至席五十
年年八十坐六十一夏嘆無可以繼其法者以洞上旨
訣寄葉縣省公之子法遠使為求法器傳續之天聖五

年七月十六日陞座辭衆又三日以偈寄侍郎王曙曰
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問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
筆而化

戊辰四明延慶法智卒後於元豐三年冬其法孫繼忠
狀其行請文於宋清獻公趙抃撰行業碑其畧曰師名
知禮字約言金姓世為明州人梵相奇偉性恬而器閎
初父母禱佛求息夢神僧攜一童遺曰此佛子羅睺羅
也既生以名焉毀齒出家十五落髮受具二十從本郡

寶雲通師傳天台教觀始三日首座謂曰法界次第若
當奉持禮曰何謂法界座曰大總相法門圓融無碍者
是也曰既圓融無碍何得有次第耶座無語幾一月自
講心經人皆屬聽而驚謂教法之有賴矣居三年代通
講銷義益闡所學出住承天繼遷延慶道法大熾學徒
如林日本國師遣徒持二十問來詢法要禮答之咸臻
其妙真宗久聞師名遣中使至寺命修懺法厚有賜予
歲大旱師與遵式等修光明為禱而雨大洽所製指要

妙宗二鈔觀音品別行金光明諸記大悲懺儀行於世
翰林學士楊億駙馬李遵勗薦以紫衣師號後於歲旦
結光明懺七日為順寂之期至五日趺坐而逝實天聖
六年正月五日也享壽六十有九僧夏五十有四云云
庚午長水法師子璿嘉禾人初依洪敏師學楞嚴至動
靜之相了然不生有省聞瑯琊惠覺道重當世趨至其
門值其上堂致問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
抗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豁然大悟覺

謂之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以報佛恩師如教
後住長冰衆幾一千以賢首宗旨述楞嚴經疏十卷行
於世

壬申改明道

遼宗真立號興宗改景福

天竺慈雲法師遵式卒字知白葉氏台州寧海人母王
氏夢嚙明珠而生稍長不樂隨兄為賈潛往東掖山出
家年二十往禪林受具明年習律學於守初式繼入國
清普賢像前燼一指誓傳天台之教雍熙初來謁四明

北面受業未幾智解秀出智者諱日然頂終朝誓力行
四三昧淳化初衆請居寶雲講未嘗歇靈異之迹具於
本傳明道元年十月十八日示疾不用醫藥唯說法勉
徒十日令請彌陀像以證其終至夜說然坐逝生部六
十九夏五十明年仲春四日徒衆奉遐榻葬於寺東月
桂峯下

癸酉 放度天下三帳僧尼 遼改重熙

甲戌改景祐 六月詔毀無額寺院

丙子 詔選五十人童子習梵學

帝製天聖廣燈錄序賜護國將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
遵勗其辭曰唯大雄之闡教也以清淨為宗慈悲救世
解煩惱之苦縛啓方便之化門安住雪山始階於西域
飛行漢殿遂通於東旦彼土得道何可勝言此方承流
於是乎在雖陰魔有以侮伐或示神通而帝釋常加護
持無虧實相自法眼授記鞠多印心佛衣不傳逮六祖
而頓悟牛頭析派續千燈而罔窮繇斯慧炬益繁法雲

滋蔭旁行梵學轉譯華音扣寂禪關指迷覺路了達者
至乎離念超登者於以忘筌為無所不通之明處不可
思議之首歷代聖帝明王且有為之信向者矣我太祖
之乘錄也王法延乎住世我太宗之握紀也妙供滿於
諸天真宗皇帝密契菩提之心深研善逝之旨能仁之
化一雨普沾外護之心二纓喜捨朕嗣景祚子毓羣黎
將以驅富壽之民居常奉調御之本丕冒基構雖祗席
於蘿圖導引津梁每欽惟於竺氎茲乃遵前王之道也

其可忽諸天聖廣燈錄者護國將軍節度使駙馬都尉
李遵勗之所編次也遵勗承榮外館受律齋壇靡恃貴
而驕矜頗澡心於夷曠竭積順之志素趨求福之本因
灑六根之情塵別三乘之歸趣蹟其祖錄廣彼宗風采
開士之迅機集叢林之雅對粗裨於理咸屬之篇嘗貢
紺編來聞宸座且有勤請求錫叙文朕旣嘉乃誠重違
其意載念薄伽之旨諒有庇於生靈近戚之家又不嬰
於我悞良可嘉尚因賜之題豈徒然哉亦王者溥濟萬

欽定四庫全書

併社歷代通載
卷十八

三

物之源也其錄三十卷時景祐三年四月賜序

丁丑秋七月

有星數百西南流至壁東其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冬十二月京師定襄

代并忻等州地震代并壞民廬舍而忻尤甚壓死萬九千餘人民皆露處自此或地震裂泉涌火出如黑沙狀連年不止宋史

戊寅改寶元 元昊是年十二月僭號大夏改年大慶

己卯秋八月禁以金箔飾佛像

庚辰康定 西夏入寇

辛巳慶歷 春二月京師雨藥

春正月初五慈明楚圓禪師示寂出全州清湘李氏少
為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得度母有賢行
使之遊方公連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為老
宿所可以為少叢林公柴崖而笑曰龍象蹴踏非驢所
堪嘗橐骨董箱以竹杖荷之遊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
結伴入洛中聞汾陽道望為天下冠決志親依時朝廷
方問罪河東澤潞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公不顧渡大河
登太行易服類廝養竄名火隊中露眠草宿至龍州遂

造汾陽昭公壯之經二年未許入室公詣昭揣其志必
罵詬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
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唯增世俗塵勞念歲
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熟視罵曰
是惡知識敢裨販我舉杖逐之擬伸救昭公掩其口公
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
公及往見大年楊內翰又見李都尉問答具本傳後移
住興化沐浴辭衆跣趺而逝閱世五十有四坐夏三十

有二

癸未十一月五星出東方司天監言主中國大安

河北雨赤

雪

甲申

元昊十二月詔冊昊為夏國主更名囊霄

丙戌揚岐方會禪師順寂姓冷氏袁州宜春人也少警敏滑稽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筆硯竄名商稅掌課最坐不職當罰宵遁去遊筠州九峯恍然如昔經行處眷不忍去遂落髮為大僧閱經聞法心融神會能痛自

折節依叅老宿慈明住南原輔之安樂勤苦及遷道悟
石霜會自請領監院事非慈明之意衆論雜然稱善挾
楮衾入典金谷時時憇語摩拂慈明諸方得以爲當慈
明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會闢其出未遠即
撾鼓集衆明遽還數曰少叢林莫而陞座何從得此規
繩會徐對曰汾陽晚叅也何爲非規繩乎慈明無如之
何今叢林三八念誦罷猶叅者此其原也辭之還九峯
萍實道俗請住楊岐時九峯長老勤公不知會驚曰會監寺

亦能禪乎會受帖問答罷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來
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為
什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對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
按葫蘆相似當衆勘驗看有麼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
把住曰今日且得箇同叅曰同叅底事作麼生勤曰楊
岐牽犁九峯拽把曰正當與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
勤無語托開曰將謂同叅元來不是自是名聞諸方示
衆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拄丈云穿過釋迦老子鼻

孔作麼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不洗水處道將一句來
良久曰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慶歷六年
移住潭州雲蓋以臨濟正脉付守端

戊子文潞公破貝州王則以不殺而增壽九十三位極
人臣之上矣

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初見之於景德寺七俱胝院
梵相奇古直視不瞬口吻衮衮不可識相傳言誦法華
經故以為名時獨無從多行市里褰裳而趨或舉手書

空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飲啖無所擇道俗咸目為狂僧
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答曰本來無一物一味揔成
真僧問世有佛否對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耶聖耶舉
手曰我不在此住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
下寒心諫官范鎮首發大義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
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典宿衛尹京邑以係
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為言凡三上疏一留
中二行中書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齋虔請

法華大士俯臨無却清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
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笑曰
朕請而來也有頃至輒升御榻跣趺而坐受供訖將去
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為言侵尋晚莫嗣息有
無法華其一決之師索筆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
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其後英宗登極乃濮安
懿王第十三子方驗前言也嘉祐戊戌十一月二十三
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

化今南歸矣語畢右脇卧而寂

己丑皇祐 九月儂智高亂於廣五年狄青平之○李
覲字泰伯盱江人時稱大儒嘗著潛書力於排佛明教
嵩公携所著輔教編謁之辯明覲方留意讀佛書乃喟
然曰吾輩議論尚未及一卷般若心經佛教豈易知耶
心經乃唐太宗詔三藏玄奘所譯纔五十四句二百六
十七字耳泰伯所言非其自肯安能爾哉范文正公以
表薦於帝嘗就門下除一官復差充太學說書未幾是

年卒

浮山法遠禪師遷化鄭圃田人也出於王氏年十九遊并州見三交嵩公求出世法嵩曰汝當剃髮墮三寶數乃可授法遠曰法有僧俗乎嵩曰與其為俗曷若為僧僧則能續佛壽命故也於是斷髮受具謁汾陽昭公又謁汝海省公皆受記別天禧中游襄漢隋郢至大陽機語與明安延公相契延嘆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竟無人耶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示之遠曰當為持此衣履

求人付之如何延許之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為證偈
曰揚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煇異苗蕃茂處深密固靈根
其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受辭去依滁
之瑯琊覺公應舒之太平興國寺請說法為省公之嗣
次住姑胥天平又住浮山既老退休於會聖岩遠玉骨
挿額目光外射狀如王孫凜然可畏初歐陽文忠公聞
遠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棊遠坐其旁歐收局
請遠因棊說法乃鳴鼓升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棊

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
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
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連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
肚難求思行則徃徃失粘心鹿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
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
在什麼處良久曰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加歎
久之遠倡語妙密諸方服其工作三交嵩公讚曰黃金
打作鑰石筋白玉碾成象牙梳千手大悲拈不動無言

童子暗嗟吁又作明安玄公贊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碍木馬火中嘶歿時已七十餘雅自稱柴

石野人

餘如本傳

庚寅皇祐二年正月詔大覺懷璉禪師住東都淨因本漳州陳氏子嗣泐潭澄公嘗燕坐室中見金蛇從地而出須臾隱去識者贊為吉徵師嘗於廬山圓通掌記室初仁宗間圓通訥公名詔住淨因訥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師先是仁廟閱投子語至僧問如

何是露地白牛投子連叱乃有省製釋典頌十四章其
首篇曰若問主人公真寂合太空三頭并六臂膈月正
春風尋以賜璉璉和曰若問主人公澄澄類碧空雲雷
時鼓動天地盡和風旣進經乙夜之覽宣賜龍腦鉢鉢
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
之中使回奏皇情大悅久之奏頌乞歸山曰六載皇都
唱道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
御頌歸上和曰佛祖明明了上機上機全得始全威青

山般若如如體御頌收將什處歸再進頌謝曰中使宣
傳出禁闥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
何補萬機霄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况
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至治平中復上疏丐歸山
獻偈曰千簇雲山萬壑流歸心終老此峯頭餘生願祝
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英廟付以劄子曰大覺禪師
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款誠乞歸林下今從
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隨性住持或十方禪

林不得逼抑堅請璉携之東歸鮮有知者蘇翰林軾知杭州以書問之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不見叅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畧云任性住持不知果有不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璉終藏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笥其不暴曜若此

辛卯世尊示滅二千年矣

壬寅雪竇顯禪師字隱之太平興國五年四月八日生

於遂州李氏幼精銳讀書知要下筆敏速然雅志丘壑
父母不能奪依益州普安院仁銑為師落髮受具出蜀
浮沉荆渚間歷年嘗典賓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客曰
法眼禪師嘗邂逅覺鐵嘴於金陵覺趙州侍者也號稱
明眼問曰趙州柏樹子因緣記得不覺曰先師無此語
莫謗先師好法眼曰真獅子窟中來覺公言無此語而
法眼肯之其旨安在顯曰宗門抑揚那有規轍乎時有
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瘠侍其旁輒匿笑去客退顯數

之曰我偶客語爾乃敢慢笑笑何事對曰笑知客智眼
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兔橫身當
古道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
處尋顯陰異之結以為友北遊至復州北塔祚公香林
之嫡嗣雲門之孫也祚遠皆蜀人知見高莫能覩其機
顯俊邁祚愛之遂留五年盡得其道顯與學士曾公會
厚善相值淮南問顯何之曰將造錢唐絕西興登台鴈
曾曰靈隱天下勝處珊禪師吾故人以書薦顯顯至靈

隱三年陸沉衆中俄曾公奉使浙西訪顯於靈隱無識
之者堂僧千餘人使吏檢床歷物色求之乃至曾問向
所附書顯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郵也

一曰然行

脚人於世無
求敢希薦達

曾公大笑珊公以是奇之吳中翠峯虛席

舉顯出世開法日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
陞此座乃以手指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佛土一時
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涘未分不免拖泥帶水於
是登座又環顧大衆曰人天普集合發明何事豈可互

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
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
聲前悟旨猶迷顧鑑之端言下知歸尚昧識情之表諸
人要識真實相為麼但得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
光現前箇箇辟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取未明
明取既辯明得便能截生死流踞佛祖位妙圓超悟正
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後遷明之雪竇
宗風大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號雲門中興嘗經

行植杖衆衲遶之忽問曰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
曰體露金風雲門答者僧耶為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
老漢有悟處即說顯熟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瞥
地也於是令搥鼓衆集顯曰今日雪竇宗上座乃是昔
年大陽韓大伯具大知見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幸
願特升此座宗遂陞座僧問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
射斗牛問出匣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僧退宗
乃曰寶劍未出匣神光射斗牛千兵雖易得一將實難

求便下座一衆大驚師敷揚宗旨妙語遍叢林皇祐四年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卧而化閱世七十二坐五十夏建塔山中得法上首天衣義懷禪師

甲午改至和

封孔愿衍聖公

華嚴道隆禪師不知何許人至和初遊京師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嘗二鼓謹門者呵之不悛一夕還不得入臥於門之下仁宗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往視之乃一僧熟睡已再鼾撼之驚覺問名

字歸奏上問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偏殿問
宗旨隆奏對詳允上大悅有旨館於大相國燒朱院王
公貴人爭先願見隆未盥漱戶外之屨滿矣上以偈句
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
制明悟禪師隆少時事石門徹公親授洞山旨訣後謁
廣慧璉公慧方欲剃髮使隆將撓子來廣慧曰道者我
有撓子詩聽取詩曰放下便平穩後因叙陳在石門所
悟公案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只是飽人不得後

來有炷香不欲兩頭三緒為伊燒却故為璉之嗣隆為人寬厚不矜伐以真慈普敬行心歿時年八十餘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建塔於寺之東

廣如本傳

乙未

遼洪基道宗立興宗子也改年清寧

治四十六年

丙申嘉祐元年

五年正月元日達觀曇穎禪師遷化生錢唐丘氏年十三依龍興寺為大僧神情秀特於書無所不觀為詞章多出塵語十八九遊京師時歐陽文忠公在場屋穎識

之游相樂也初謁大陽明安禪師問洞上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安曰父母未生時事又問如何體會安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穎固然棄去至石門謁聰禪師理明安之語曰師意如何聰曰大陽不道不是但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則不與麼穎曰如何是父母未生事聰曰糞墜子又問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聰曰牡丹叢下睡猫兒穎愈疑駭日扣之竟無得益自奮曰吾要以死究之不解終不出山聰一日見普請問曰今日

運薪乎穎曰然運薪聰曰雲門嘗問人搬柴柴搬人如
何會穎不能對聰因植杖於座笑曰此事如人學書點
畫可儗者工不者拙何故如此未忘法耳如有法執故
自為斷續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穎於是默契其旨
良久曰如石頭曰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既曰契理
何謂非悟聰曰女以此句為藥語為病語穎曰是藥語
聰呵曰女乃以病為藥又可哉穎曰事如丞得蓋理如
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為病茲實未諭聰曰借其

妙至是亦止明事理而已祖師意旨知識所不能到矧
事理乎故世尊曰理障礙正知見事障能續生死顛恍
如夢覺曰如何受用聰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纏顛
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辭去過
京師寓止駙馬都尉李端愿之園日夕問道一時公卿
多就見聞其議論隨機開悟李公問曰地獄畢竟是有
是無答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向有中覓
無手攄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

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
曰心如何了答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歸
何所頴曰且請太尉歸宅頴東遊初住舒州香鑪峯移
住潤州因聖太平之隱靜明之雪竇又遷金山龍游寺
嘉祐四年除夕遣侍者持書別楊州刁景純學士曰明
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愛景純開書乃驚曰當奈何復
書決別而已中夜候吏報揚州馳書船將及岸頴欣然
遣搗鼓陞座叙出世本末謝裨贊叢林者勸修勿怠曰

吾化當以賢監寺次補下座讀景純書畢大衆擁步上方丈頽跏趺揮令各遠立良久乃化閱世七十有二夏五十有三

己亥 歐陽脩宋祁修唐書成 脩又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將舊唐書所載釋道之事並皆刪去惜哉

庚子 六月丞相曾公亮進新修唐書二百五十卷

天衣義懷禪師生陳氏溫州樂清人世以漁為業母夢星隕於屋除而光照戶遂娠及生尤多奇兒稚坐父船

尾漁得魚付懷懷不忍串之私投江中父怒咎詬甘甜
之不以介意長游京師依景德寺試經得度時有言法華者
不測人也行市中拊懷背曰臨濟德山去初謁金鑾善禪師
不契後謁葉縣省公又不契東遊洞庭翠峯懷當營炊自汲
澗折檐悟旨顯公印可以為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
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提唱之語譬如鴈過長空影
沉寒水鴈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顯激賞以為類
已先使慰撫之乃敢通門人之禮諸方服其精識自鐵

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處懷至必幻出樓觀晚以疾居池州杉山菴弟子智才住杭之佛日迎歸養侍劑藥才如姑胥未還懷促其歸至門而懷已別衆才問殯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豎拳示之遂倒卧推枕而化世壽七十二坐四十六夏葬佛日山崇寧中勅謚振宗大師

癸卯三月廿八日帝崩 歐陽文忠公昔官洛中一日遊嵩山却去僕吏放意而徃至一山寺入門脩竹滿

軒公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公
心異之曰道人住山久如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曰法
華經公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
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
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
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不自知膝之屈也謝希深
嘗作文記其事林間

北京天鉢寺重元禪師出青州千乘縣孫氏法嗣天衣

文潞公彥博出相鎮魏府請住本寺是夏別公示寂茶
毘煙到成舍利公執瓶禱之煙入舍利填瓶公乃竭志
內典焉

甲辰改治平英宗曙

太祖孫濮安懿王名讓之子初名宗實仁宗無子立為皇子賜名曙

韓琦司馬光定策立之三十三年即位三十七歲崩在位四年

雲峯文悅禪師南昌人生於徐氏七歲剃髮於龍興寺
短小粹美有精識年十九策杖遊江淮至筠州大愚見
屋老僧殘荒涼如傳舍步自提笠日走市井暮歸閉關

高枕悅無留意焉欲裝包發去將行而雨雨止芝陞座
曰大家相聚喫羹羹喚作一莖羹入地獄如箭射下座
無他語悅大駭夜造丈室芝曰來何所求曰求佛心法
芝曰法輪不轉食輪先轉後生趣有色力何不為衆乞
食我忍饑不暇暇為女說法乎悅不違即請行及還移
住西山翠岩悅又往依之夜詣丈室芝曰又欲求佛心
法乎女不念乍住屋壁踈漏又寒雪我日夜望女來為
衆營炭我忍寒不能能為女說法乎悅又不敢違入城

化炭還時維那缺悅夜造丈室芝曰佛法不怕爛却堂
司一職今以煩女悅不得語而出明日鳴捷推堅請悅
有難色拜起欲棄去業已勤勞久因中止然恨芝不去
心地坐後架架下束破桶盆自架而墮忽開悟頓見芝
從前用處走搭伽梨上寢堂芝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
了畢悅再拜汗下不及吐一詞而去服勤八年而芝歿
東游三吳所至叢林改觀雪竇顯禪師尤敬畏之每集
衆茶橫設特榻示禮異之南昌移文請住翠峯又遷雲

峯嘉祐七年七月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住世六十六
年為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旨歸鼻孔大頭向下遂泊
然而化閣維得五色舍利塔於禹溪之北

餘如傳燈

丙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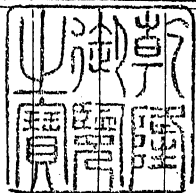
三月彗現西方庚申晨見於室本大如月長七尺許丁巳昏見於昴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幸於

畢如月至五日沒次年正月上崩於福寧殿矣

丁未詔民間私造寺院屋宇及三十間者可賜額曰壽

聖悉存之

大教東被一千年矣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八